佛說辟支佛因緣論卷上　渭

失譯人名今附秦錄

波羅㮈國王悟辟支佛緣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

歸命一切智世尊　了達三世大燈明
歸命無上出要法　并及應真諸勝僧
我聞寂靜辟支佛　悟解因緣之所行
心無瑕穢除煩惱　善護禁戒常清淨
譬如秋天無雲翳　淡泊自守林藪閒
今我渴仰彼功德　誠心敬順生信樂
雖於彼所欲懷疑　彼力感我强令信
孰聞快士清真行　而不生於敬信心
我今將說辟支佛　功德妙行之少分
昔從先師相傳聞　唯述正說无爲信
大象行道象子隨　是故我今開顯示

問曰辟支佛以何因緣默然自守恒入捨心住於山林幽谷河側寂靜之處心行寂故亦無言說譬如犀角獨一之行何故如是

又問辟支佛有何功德荅曰宿舊諸師咸作是說

昔佛於三十三天宮殿說法將欲来下還閻浮提

師咸作是說

昔佛於三十三天宮殿說法將欲来
下還閻浮提
尒時帝釋勅毗首羯磨為佛作三道
寶階還閻浮提此三道階下趣僧尸
沙國如来尒時從彼天宮乘階而下
時釋梵天王與其眷屬雨華供養時
蓮華比丘尼見佛来下即便化作轉
輪聖王威儀形像七寶導從時衆人
等覩其如是咸皆生疑怪未曾有各
作是言頗復有能神力超絕踰勝於
彼比丘尼不
尒時世尊見諸時衆觀三道階深生
奇特復見蓮華比丘尼作此神變咸
生渴仰為欲增長彼信心故即告時
會有辟支佛神力過於彼比丘尼云
何名勝彼快士者佛未出世則於中
出為諸衆生而作利益示其色相現
有飢渴受取衣食為作福田莊嚴法
行清淨寂滅調伏離欲令諸衆生得
見之者惡心永息捨離刀杖猶如犀
角獨一之行
傳徒諸師得聞此事聞何事耶我昔
曾聞迦葉佛時有人出家於十千歲

修行梵行護持正戒修行忍辱遲常

曾聞迦葉佛時有人出家於十千歲

修行梵行護持正戒修行忍辱經常
精勤以修行故衆多比丘皆来親近
時諸比丘咸作是言當教授我以教
習故是等比丘心皆甘樂以衆内故
不得見諦臨終之時而作是念我見
十力其所說法微妙深遠難可得聞
然我得聞以放逸故不獲道果我雖
清淨持戒能行忍辱以教化衆人憒
内之故侵毀定心如彼霜雹害於善
苗是故令我不獲道果即說偈言

我今溺三有　衆惡煩惱中　猶如老瘦象
没於深淤泥　如彼辟支佛　獨處於林間
辟如犀一角　遠離諸徒衆　如避猛熾火
應當獨修行　遠離於憒内　願我常遠離
徒黨衆憒内

發是誓願命終生天天上受樂福盡
命終生迦尸國波羅㮈城中梵摩達
王第一夫人胎中入胎之時夫人身
體辟如清池有柔軟花尒時夫人覺
有身已以偈白王

我覺有身来　歡悅生恩慧　此必是兒志
宜應赦有罪　時王聞歡喜　尋即赦天下
又復白王言　復應廣布施　王聞益歡喜

尋即開庫藏賑賜貧窮人无不充足者

又復白王言　復應廣布施　王聞益歡喜
尋即開庫藏　賑賜貧窮人　无不充足者
尒時夫人生太子巳端政殊特如似
滿月年始八歲　明慈仁　其父王崩
國人愛樂如盛滿月時有輔相名曰
言說言說輔相即立太子以紹王位
雖復年稚本誓願力不作衆惡體性
賢善於諸衆生有深悲愍雖處王宮
志求閑靜雖處華堂猶如塚間雖處
憒丙修行禪思猒患生死稱量其過
以道修心棄捨王務諸臣諫曰今日
大王專行道行不理國事若如是者
衆惡必起敗王風化辟如度海若无
舩師必為諸難之所敗壞即說偈言
王承祖先嗣　籍地如法得　唯垂理万民
願莫放捨國　若王正法治　諸善无過者
人帝應當知　護國福㝡勝
尒時其王聞是語已歎息思惟說偈
荅言
我若不理國　吾國必當敗　我力能護國
邊惡不敢侵　我若治國者　王務塵我心
若有犯罪者　必須加毀害　當言繫閇彼
當截彼手足　彼應入罪死　彼應挑其眼
如今濁惡世　必當須刑戮　若行刑戮者
是即栴陁羅

如今濁惡世　必當須刑戮　若行刑戮者
是即栴陁羅
時王即告所親愛臣汝今且聽吾所
食者不過一味吾所衣者不過一襲
所坐卧處不過容身自此而觀何用
多求而無猒足王位所以稱尊者以
其教令必行無不承肅唯有此事取
異衆庶又告輔相王者所重唯此一
事我今付汝汝今應當畏於後世正
法治國賦斂依舊莫違常限即說
偈言
我雖生王宮　承籍祖先後　而我未習學
刑戮撾罸事　我今怖畏故　不能造此業
汝今莫効我　但當育民庶　世人皆愚癡
各自作愆過　於所犯罪中　復生其恐怖
汝當以正法　撫育施无畏　當依於正法
化導於民庶
時王說偈已即便以國付此大臣而
此大臣既得國已於二年中竟縱无
度不恤万民恣心極意作諸非法漸
漸遂久榮位深重便生憍逸行諸非
法如河瀑漲　多所損壞城中富有一
切稅奪時城内人皆諫之曰莫為此
事闇他忠信倍生瞋恚嚬蹙作色而
作是言汝等何敢發如是語諸人懼
畏不敢應王由是之故所行无道日

事聞他忠信信生瞋恚嚬蹙作色而
作是言汝等何敢發如是語諸人懼
畏不敢應王由是之故所行无道日
日轉盛如火得乾薪其炎轉熾婬荒
暴乱所為勃逆王所愛婦亦復妻掠
時王夫人見其如是懊惱垂淚而往
白王瞋心猛盛脣口瞤動言不解了
猶如嬰兒以此情事具向王說王聞
是已即召令来而語之言我之妃后
汝尚隱忍能行非法况復万民王即
教誡自今已後更莫如是時彼輔相
見王嫌已并民猒患即便棄國逃至
他土將彼國王及其軍衆還向本國
預欲討伐時本國中諸舊輔相將兵
逆拒破其軍衆生擒將還舊輔相等
復白王言彼人侵毀於王即將彼臣
詣于王所時王見其顏色既變有慚
懼相王曰佐我生死即說偈言

愚癡覆蔽心　不覺後大苦　為小樂緣故
今受此慚恥　辟如上善食　色香皆具足
其中雜毒藥　愚人不觀察　貪味故取食
食消則成害

王告諸輔相彼之愆過雖復尤重然我
意者不欲加害復說偈言

一切皆愛壽　宜速赦彼罪　不見害他命

意者不欲加害復說偈言
一切皆愛壽　宜速赦彼罪　不見害他命

而得安樂者　犯罪深重者　應向生慈心
彼自招罪害　當宜生哀矜　若害於彼命
自毀所愛法
諸舊臣等即白王言我等今者雖違
王勅必當加害終不縱捨即於王前
拔劒斬之王見煞已即生猒惡見前
境界便見過去修忍之心尋時開解
悟辟支佛道如優鉢羅花開敷之時
踊身虛空一切臣佐合掌仰瞻辟支
佛猒生死者證道如是我今所得持
戒果報即說偈言
我雖服瓔珞　心修淨梵行　撿身調伏根
淡泊常寂滅　於一切人所　而捨刀兵杖
修於獨一行　如犀牛一角
說是偈已鬚髮自落時淨居天即奉
袈裟尋即飛空詣雪山中時彼山中
有辟支佛而問之言汝處王位猒惡
何事悟斯道跡即說上偈而用荅之
是故如來為不能修行忍故故說忍
辱因緣以貪親近憒內故故說不親
近因緣欲使解辟支佛功德故故說
辟支佛因緣佛為諸天於善法堂上

說辟支佛因緣佛於三十三天使諸

辟支佛因緣佛為諸天於善法堂上
說辟支佛因緣佛於三十三天使諸

天生厭惡故故說斯事婆四吒辟支
佛於毗舍離說捨身入涅槃令現有
塔名憂隨耶
輔相蘇摩悟辟支佛緣
堅持禁戒不毀行　諸有智者得解脫
不從他學不惱彼　獨一之行如犀角
曾從諸師聞如是說迦葉佛時有一
比丘於十千歲修行梵行坐禪得忍
修持禁戒離於憒鬧頭陁行命終
生天於天宮中受五欲樂從天壽盡
生婆翅多城輔相夫人提婆胎中尒
時夫人說偈白夫
我今有身　心甚愛樂　必有福人
來為我子
由是之故乃於一切常生悲愍又我
今者放逸心息更無欲意辟如海中
摩梨大山能截水波令我欲息亦復
如是我今畏於妄語常思實語又如
功德善人畏於𢞣失今我慎懼亦復
如是我今見酒如覩毒藥畏他財物
如畏火聚如是衆惡今悉捨離皆由
我胎福德之子婬欲既除用為快樂

尒時輔相即語婦言今恣汝意修行

我胎福德之子婬欲既除用為快樂

若支作臣亥諸者上　弟九丈　汨

尒時輔相即語婦言令恣汝意修行
五戒夫人尒時修行衆善滿十月已
而生其子字曰蘇摩漸漸長大一切
經論六十四藝无不明達端正姝妙
猶如滿月能使父母情願滿足遂至
盛年輔相請王我今年老當為後世
聽我修福時王荅言我今不能於汝
修福而為障㝵汝以汝子蘇摩使代
汝處以供給我任汝修善輔相歡喜
王以蘇摩用為輔相給賜賞賚倍勝
於父衆人愛敬同於往古牛王大臣
能生一切女人愛敬時王夫人愛著
蘇摩語蘇摩言汝今若能稱我願者
能使舉國并及於王盡隨從汝又能
使汝不得惡名其所施教與王無異
尒時蘇摩執志堅固而不怯弱以偈
荅言
請聽所説　莫見嬈責　我聞此語
如渘入地　辟如羸馬　困乏之時
騎入戰陣　不堪前進　我見他婦
情無染著　心意不開　如夜藕花
凡在所敬　與母无異　況在夫人
是我所尊　我堅持心　敬事所尊

屈支作臣亥諸上　弟十丈　汨

我為臣子　不應為逆　又我情欲

是我所尊　我堅持心　敬事所尊

我為臣子　不應為逆　又我情欲
發動之時　見他婦女　自然休息
彼暴水起　多諸波涌　我如秋水
自然絜清　尒時夫人　心自念言
彼若斷我　親昵意者　我必於彼
而生誹謗　即白王言　輔相蘇摩
興意无理　欲侵辱我
時王意或疑審尒不尒時蘇摩往至
薗苑見兩牛耕犢在項上極大疲苦
生猒惡心時王奔或信夫人䛕言即
便遣使往煞蘇摩尒時蘇摩如馬被
射箭徹于骨即自思惟人富貴時所
愛之色盡来在前如雜毒食極為香
美食欲消時身即敗壞如人貪五欲其
味甚尠譬如金屋為火所燒人貪其
色入中被害命欲盡時心意擾亂即
自妄慰而自念言我持淨戒無有毀
缺我之持戒如犛牛愛尾我守禁戒
猶如貧人得地伏藏勤加守護而說
偈言
鹿澁嶮惡道　我亦得度之　我遭厄急事
護戒而不捨　猶如大海潮　不失於期限
今我守持戒　其事亦如是

說是偈已尒時諸天并諸善神見此

護戒而不捨　猶如大海潮　不失其限

今我守持戒　其事亦如是

說是偈已尒時諸天并諸善神見此
輔相誓願如是皆生歡喜時諸惡鬼
尋者夫人夫人在發即於王前為鬼
所著而說偈言
我今自壞破　我應身受死　彼是純善人
不應加傷害　我之癡嬰愚　口吹須弥山
不能令動搖　彼實禾棲行　我妄生是謗
時彼輔相於園苑中思惟猒惡得辟
支佛涌昇虛空鬚髮自落時淨居天
即奉袈裟尒時諸人勸請之言願莫
捨我而上天上時辟支佛說如上偈
以荅諸人飛至雪山見諸辟支佛亦
以上事而具說之

月愛大臣悟辟支佛緣

海潮不過限　猶牛守尾死　如月性自冷
不可變令熱　調伏諸根者　守護戒亦尒
是名獨一行　如犀角无二　往昔諸大師
展轉相教授　我從先勝聞　今欲顯說之
過去世時有辟支佛名日月愛於婆
伽婆迦葉佛所種諸善根善修戒行
恒以智慧觀於諸陰皆悉無常於彼
佛所竟不獲得沙門道果於彼命終
即生天上以宿善力受天快樂天壽

盡已下還人間生瞻婆國中大長者

即生天上以宿善力受天快樂天壽
盡已下還人間生瞻婆國中大長者
家初生沖稚恒依戒禁而自修身觀
其善行過於宿老亦不輕躁無有瞋
嫌所有資財周給貧乏隨家豐儉與
衆共分以戒瓔珞而自莊嚴其父命
終順法治家彼城人民見其忠謹深
生敬信同於師長其年盛壯姿貌端
政諸少婦女一切見者无不躭愛諸
商估客以其忠實咸來依附于時北
方有諸估客多乘好馬至瞻婆國時
瞻婆國王盡取其馬王心暴虐不依
正法王自思惟我今多取彼馬去何
當得不與價直而得其馬即與倿臣
集議此事倿臣白王言若酬其價庫
藏竭盡王即荅言我於今者若不與
直我之惡名流布天下一切國民當
患於我復當斷絶四方商估倿臣復
言為王計者不須錢財而得其馬復
能令王惡名不出國民不患令王國
内月愛大臣為一切人之所體信彼
若來索王但當言我遣月愛送金付
汝時彼估客有万疋馬其一一馬各
直一万金錢若王但言月愛大臣與
其直者國内人民必生疑惑或疑於

汝時彼估客有万疋馬其一馬名
直一万金錢若王但言月愛大臣與
其直者國内人民生疑惑或疑於
王或疑月愛王之悪名不必彰露亦
復不為万民猒患諸商估人来白王
言歸我馬價我欲還家王即荅言我
先不使月愛償尓價耶寧可再過與
尓直乎諸估客等即荅王言此月愛
者從先已来實不與我馬之價直而
彼忠信寧捨身命終不妄語言與我
價即說偈言
假使月雨火　日雨於冷水　壁沙得膏油
鑽木而得蘇　火中生蓮花　欲令彼月愛
作僞礦妄語　終无有是處
諸估客等復白王言人中之天設使
月愛審如王勅言與我者我終不恨
時王即召月愛而語之言汝先不在
我前我與汝金償一估客耶王即動
目現作譏相汝不從我我定煞汝時
月愛臣私自思惟我於今日為從實
語為用王言復自惟忖為取法身勝
耶此身勝也即自決計我今寧捨此
身終不捨於戒法身即說偈言
我今自思惟　於此二身中　為當捨何身
復諦自觀察　寧捐鄙穢形　終不捨戒律
若當捨法身　悪名即流布　我處善衆手

我今自思惟 於此二身中 為當捨何身
復諦自觀察 寧損鄙穢形 終不捨戒律
若當捨法身 惡名即流布 我處善眾手
為彼所携持 若我為惡者 我自不甘樂
心生悔熱火 捨此穢身已 當趣於地獄
自毀禁戒行 終不得安樂 但為一形樂
虧損无量身 若當護戒者 無量身安樂
是故我應當 覆護法於身 不令有毀壞
為利正法故 當斷於妄語
月愛大臣即白王言願王開恩莫忿
於我我實不憶見王與彼價時王即
大怒和顏而言云何不見月愛大臣
自定其意而作是念
寧為聖法死 不為愚癡生 一切諸有生
誰有不死者 我今若受死 為法故喪身
決定生天上 何足生驚畏
即荅王言假使王今切割我身碎如
胡麻所受禁戒終不放捨令我住於
仙聖道中若以此舌作妄語者非我
所宜
我今若當為王故作妄語後墮地獄
何所恃怙王時著愧倍增瞋忿怒眼
視之如熾然火月愛尒時心生歡喜
今正是我生定意時今正是我秉持
法時更於何處欲求聞法今日此即
為我說法今我為法乃至捨命令王

寧為聖法死　不為愚癡生　一切諸有生
誰有不死者　我今若受死　為法故亶身
決定生天上　何足生驚畏
即答王言假使王今切割我身碎如
胡麻所受禁戒終不放捨今我住於
仙聖道中若以此舌作妄語者非我
所宜
我今若當為王故作妄語後墮地獄
何所恃怙王時著愧倍增瞋忿怒眼
視之如熾然火月愛尒時心生歡喜
今正是我生定意時今正是我秉持
法時更於何處欲求聞法今日此即

為我說法令我為法乃至捨命令王
於我真大親友如是念法即時開悟
得辟支佛涌身虛空令破戒者見其
如是皆生慚愧為修善者增長信行
為實語者現實事果於虛空中鬚髮
自落時淨居天奉其法服飛往香山
與諸辟支佛共集一處說偈如上

佛說辟支佛因緣論卷上